

观察

走不尽的街巷

韩振远

在乡村生活过的人,对街巷都有绵长的记忆。

站在自家门前,往里是自己的家,往外是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或笔直或曲折的街巷。

街巷是一家人生存环境的延伸,是走向外界的通道,沿着街巷,可以把全村一家一户都串起来,除了冥冥中的血缘外,街巷是最能联结村人感情的纽带。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街巷同时又是生存所必需的户外空间,还是一道看不尽的风景。每天清晨,街巷最早醒来,扛锄头去地里的,赶牲口上集的,送孩子上学的,会把街巷早早踏出响动。从那一刻起,乡村的一天才算正式开始。

晚霞映红村落的时候,街巷会再度忙碌起来。“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牛羊归古巷,燕雀绕篱窗”,在古人看来,黄昏时分的街巷很富诗意。夜深人静之时,街巷又充满神秘,黑暗中一阵轻轻脚步声,一声驴鸣,几声犬吠,都会骚扰人神经。若是兵荒马乱的年月,乡村的平静顿时会被打破,巷里到处是惊慌失措的村人。

一个村子,再窄的街巷也循环往复,一条连着另一条,条条相通。村人从自己家走到别人家,从田野走回家里,从外边走回村庄,从村头走到村尾,其实是沿着街巷不断地兜圈子,不断地重复自我,在这样的街巷里走上一辈子,许多人的理想就被挤扁

了,一生都走不出来。

乡村的巷子都不宽,却有一定之规,遇到婚丧大事,花轿、灵柩要能顺利通过。每当此时,空寂寂的街巷会热闹起来,鼓乐声、鞭炮声响彻云霄。当然若是丧事,会是哭嚎声、哀乐声,充斥到每个角落后,又沿着窄窄的巷道流泻出去,在空旷寂寥的梁草沟壑间回荡开来。那时候,沟梁上的野草、杂树说不定都会被村落里的气氛感染。

有了街巷,就有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对门邻居。中国的熟人社会,熟到这里就不能再熟了。农耕社会讲究远亲不如近邻,但是因为离得太近,难免会产生摩擦,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两家孩子闹了仗,你家的猪圈多占了我家地界,我家的柴垛少了几根柴,都会先冷言讥讽,指鸡骂狗,恶语相向。那场面是乡村街巷里的一道风景。两面婆婆都跳将起来,拍屁股,挥拳头,语锋直指对方的长辈和生殖器官。终于怒不可遏时,女人的手脚都会变为利器,那一会,街巷就是战场,平时再贤惠的女人也会变成猛兽,一边是母老虎,一边是河东狮。争斗起来可以用可怕来形容,撕扯在一起,滚落于地上,灰天暗地之中,人都没有了体面,蓬头垢面,肌肤裸露,虽不至于血肉模糊,却也是两败俱伤。从此,仿佛结下海深仇,对门邻居老死不相往来。

更多的则是和睦共处,相互帮衬。到了吃饭时分,饭香会从两家门里飘逸出来,到

交融在一起。两家男人、女人都会各捧一只大海碗,把面条高高挑起,一边聊,一边狼吞虎咽。

街巷再多,再复杂,最后都会通往自己家里。有人说,中国村落以公共设施为中心,所有的街巷、建筑都是围绕公共设施形成的。对于村民个体来说,村落的中心永远是自己的家,在巷里绕行一辈子,这个中心始终不会改变。

国际著名城市规划专家、丹麦人杨·盖尔的《交往与空间》开篇即给我们描述了一幅城市街道图景:“寻常街道上的平凡日子里,游人在人行道上徜徉,孩子们在门前嬉戏,石凳上和台阶上有人小憩,迎面相遇的路人在打招呼,邮递员在匆匆地递送信件,两位技师在修理汽车,三五成群的人在聊天。”如果将这段话里的城市特有元素去掉,几乎与中国乡村街巷没什么不同。这也容易理解,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乡村还是城市,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大同小异。

街巷的诱人之处在于,它有着家所不可替代的情趣和田野没有的风景。有句西方谚语非常精辟:“人往人处走。”乡村不会像城市那样到处人头攒动,人多的地方只有街巷,村民们每天不知道要来多少次,短短的街巷虽然一生都走不尽,却总是乐此不疲,经常上演丰富多彩的人间活剧。

多眼睛

长河落日圆

陈鲁民

儿时即熟背王维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成年后也曾去过西北多次,均因天气不佳,一直无缘领略这种壮观景象,颇为遗憾。前不久,我参加了“夕阳红”旅游团再赴西北四省,不知是否与这次“师出有名”有关,终于了却夙愿,目睹到长河落日的瑰丽景象。

七月上旬的一天,我坐旅游专列到吐鲁番,已是晚上九点半,因时差关系,太阳迟迟不肯落山,放射着灿烂的光辉,把天山山顶的积雪都映成红色,远远望去,黧黑山体戴着淡红帽子,十分壮观。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稀稀拉拉的骆驼刺点缀其间,远处偶尔能看到一股旋转的烟雾直冲云天,莫非这就是所谓“大漠孤烟直”吗?我自问自语。坐在对面一老者不禁莞尔一笑说:那不过是沙漠旋风,王维的“孤烟”是过去烽火台点燃狼粪的烟,现在恐怕是无处可寻了。不过,“长河落日圆”还是可以看到的,听说是在宁夏一带。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第三天傍晚,旅游专列到了宁夏中卫,一坐上来接站的大巴,女导游就不无自豪地介绍,我们这里人杰地灵,物产丰富,还是大诗人王维名句问世的地方,你们明天要去的景区沙坡头,既有浩瀚无际的大漠,又有奔腾呼啸的黄河,站在大漠之巅,远眺黄河落日,乃不可多得的千古奇观。翌日一早,我们便驱车前往景区,果然,在沙坡头大漠高处看到了王维的高大雕像,他迎风而立,衣裾飘飘,手中拿着诗稿,双目炯炯,远眺黄河,雕像的基座镌刻着两行醒目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游人纷纷站在雕像前合影留念,我满脑子想的则是如何能看到长河落日的奇观。

导游说,别的景点都是忙着看日出,我们这里的重点却是看日落,这都要拜大诗人之赐了。晚上八点半左右,我又回到王维雕像处,看日落的人已早早占好位置,三五成群,各持“长枪短炮”,准备大拍特拍。此时,太阳距离河面只有一杆之遥,收敛了白天的刺眼光芒。在夕阳的照耀下,天是红的,水也是红的,水天一色。从我站的地方居高临下来看,呈S形的黄河浊浪翻滚,涛声阵阵,间或有飞鸟掠过,岸边的骆驼队在太阳余晖里徐徐移动,羊皮筏子在浪峰里上下颠簸,隐约能听到粗犷的船工号子。目睹此情此景,不仅诗人会诗兴大发,挥毫吟咏,就是常人到了这里,也不免心潮翻腾,想表达点什么。当年,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名的王维出行至此,面对晚霞满天,红日西坠,长河奔涌,大漠孤烟,岂肯辜负这大好风光?壮美辽阔的沙漠,吞吐日月的黄河,赋予诗人灵感迸发,千古名句便喷涌而出。大漠对长河,孤烟对落日,这绝美惊艳的画面,意境雄浑,让人足足陶醉了一千多年,诚如近人王国维所言乃“千古壮观”。

说话间,太阳已渐渐接近河面,颜色呈橙红色,绚丽无比。刚才还是金光四射,咄咄逼人,此时也变得柔和起来,似一个硕大无比的金橘,放射着诱人的光芒。落日在河水中的倒影与徐徐落下的太阳俨然一体,天空与河面红成一片。据说是沙漠热空气折射的原因,即将落山的太阳显得又圆又大,大约是平时的两倍。天边的火烧云五颜六色,形状各异,或似万马奔腾,或如骆驼队远行,或似巨龙飞舞,或似猛虎扑羊,令人叹为观止。落日的速度很快,从太阳接近地平面到完全隐没,也就是不到十分钟时间。当河水缓缓吞掉最后一缕阳光,天际仍是一片绯红,河水也闪着红红的波光,人们还沉浸在激动之中,迟迟不愿离去。此时,一弯明月已挂在苍穹,满天星斗开始眨眼,阵阵凉风吹过,竟有些许寒意。

打开手机,我给朋友圈发去刚拍到的长河落日照片,并附留言:惊叹大自然造化神秀,感谢大诗人神来之笔。

新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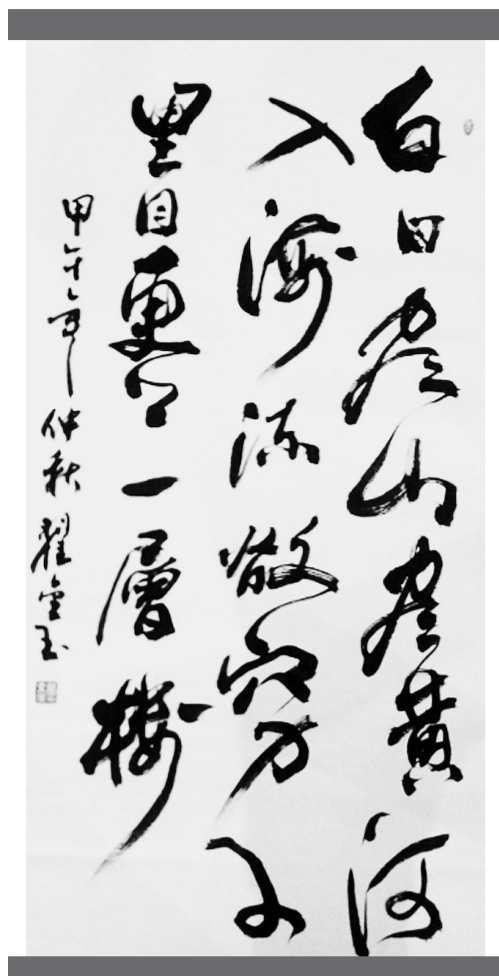
《国家创新》

王雨虹

在过去的20年间,无论购物方式、支付方式,还是交流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的整个经济、社会生活都被技术彻底地颠覆了,人类进入了一个快速变化和充满机遇的时代。与此同时,政府与外部世界在使用科技方面的差距却不断拉大,正如安妮·乔普拉在《国家创新》一书中提到的,当美国的企业创新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政府却有点跟不上快速变化的时代了。

在《国家创新》一书中,乔普拉描述了一场由他带领的政府创新变革,对新技术如何帮助美国政府实现转型进行了生动的阐述,让我们知道一个开放的政府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建立新的规范,解决那些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包括经济发展、医疗保障、大众就业等。

中国正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实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一目标,首先建设创新型政府。在那些创新力量无法自然触及的领域,政府应该如何发挥主导作用?企业如何让自己的新技术为政府所用?大众如何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大潮中,抓住更多机遇?安妮·乔普拉的《国家创新》为建设创新型政府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书法 翟金玉

趣味

茄子家常话

曾闻

《杜宝拾遗录》载,茄子最早到中国落户时,隋炀帝见其形状和颜色生得奇怪,即称“昆仑紫瓜”,认定是仙品。清代诗人谢朓“移植昆仑品莫侔”亦道此事。

茄子是夏季佳蔬,品种甚多,形状各异。常见的圆茄,果为圆球形,皮黑紫色,果肉浅绿白色,肉质细嫩致密,大都以炒食最佳,煮食或凉拌次之;再有就是灯泡茄,形似灯泡,皮黑紫色或青绿色,肉质略松,含籽少,凉拌较好。还有一种线茄,果为细长条形或弯曲,紫色或黑色,肉质细嫩松软,以蒸食或炸酱爆茄子较适宜,亦可凉拌。周恩来同志生前有一次到上海的海龙酒家,宴请全国冶金系统的劳动模范,有一道菜就是以线茄茄调而成的酱爆茄子,受到了总理和代表们一致赞赏,认为这菜风味独特,香嫩可口,是化平凡为神奇的典范。茄子加上各种各样的调料,能做出风味不同的各种菜肴。茄子皮亦非废物,将它切成丝,准备虾皮、青椒丝、葱丝少许以及盐、油、味精爆炒,此道小菜营养可口。

茄子的营养成分较为全面,尤其是含糖量比西红柿还高一倍,难怪有些孩子偏爱生吃刚刚摘下的茄子。从食疗价值来说,茄子与其他蔬菜相比,P维生素素(即芦丁)含量最高,0.5公斤紫茄含维生素P3600毫克以上,这不仅在蔬菜中是出类拔萃的,就是一般水果也望尘莫及。维生素P能增强人体细胞的黏着力,提高微细血管对于各种疾病的抵御能力,而且可以防止小血管出血,对微细血管具有保护作用。同时,对老人寿斑、皮肤干燥症以及咯血、眼底出血、紫癜病亦有一定的治疗作用。茄子中的另一种维生素E能加强细胞膜的老化作用,抗拒有害自由基因对细胞的破坏,防止动脉硬化和心脑血管病,延缓机体衰老,促进性腺和胃液分泌,调节中枢神经,预防白内障等。因而,维生素E有“长寿维生素”之誉。

我国中医认为,茄子入药有消肿止痛、祛风通络、散血止血等功效,用茄子入药的单方很多。比如用茄子捣汁调醋外敷,可治无名肿毒。茄花的根茎煎汤,可治冻疮等,不胜枚举。



（国画）

田步石

小说

母亲与狗

崔立

就回来了。

乐得孙阿姨心里都开了花,而那大黑,与孙阿姨熟了,也不再胡乱叫唤,很听孙阿姨的话。孙阿姨看那大黑,也越看越喜欢了。

有个上午,和往常一样,孙阿姨带着大黑在小区楼下散步。大黑在前面走,孙阿姨牵着绳索在后面跟着走,从小区的东侧,一直走到小区的西侧,再从小区的西侧,一直走向小区的东侧。

走回小区的东侧。孙阿姨牵着大黑,刚准备上楼,前面的大黑,好像是看到前面的一条小黄狗,猛地往前蹿去。大黑上蹿的速度很快,孙阿姨就被狠狈拽倒在地,整个人躺在地上,半天动弹不了。

幸好邻居张阿姨路过,赶紧打了120。在救护车上,孙阿姨好不容易撑起身子,赶紧给女儿打了个电话。

两个小时,女儿来了,孙阿姨的检查早就结束了。查下来,是腰部软组织挫伤。

在病房,女儿说,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孙阿姨说,是这样。大黑看到了前面

的小黄狗,忽然就往前冲,我被硬拽了一下,就生生地被拉倒了。大黑就在旁边,似乎知道自己错了,低着头,呜呜地蹲在墙角。女儿摸着大黑的头,说,没事,没事,下次可别这样了啊。

一段时间后,孙阿姨的腰好了,和往常一样,她在家照顾着大黑。这一两天,大黑精神有些不振,女儿工作忙,也几天没回来了。

不经意地,孙阿姨碰触到了大黑的额头,有点烫。再看大黑的眼睛,也是红红的,身子软软的,萎靡不振的样子。

孙阿姨想,这大黑,不会也是感冒了吧?

孙阿姨赶紧给女儿打电话,说,大黑好像感冒了,精神不是很好。女儿说,妈,你照顾好大黑,我马上来。

半小时后,女儿风风火火地赶了回来,孙阿姨很惊异于女儿来得这么快。女儿一进门,就忙不迭地问,大黑怎么样了?妈,我让你好好照顾大黑,你是怎么照顾的啊!孙阿姨说,我……女儿摸着大黑的头,又看着大黑的神情,眼圈顿时就红了。

在宠物医院,女儿再三拉住兽医的手,说,医生,你可一定要帮帮大黑啊,它太难受了,真的太难受了!说着话,女儿实在是忍不住,突然间号啕大哭起来。站在一侧的孙阿姨,心头有些不是滋味。

连载

王树增



四、第五十四军霍揆彰部的两个师,防守九江以西的码头镇至富池口一带长江江岸,阻止日军登陆;五、第九集团军吴奇伟部的两个军一个师又一个旅为兵团预备队,分区控制在瑞昌和九江附近。为了拦截日军溯江而上,中国海军在长江江面上布设了七百六十枚水雷以封锁航道。

四、蒋介石下野。狡猾的孔祥熙反复强调,蒋介石是国家元首,如果让蒋介石下野,没有人再有资格替代他与日本签订条约。但日本人的态度很坚决:蒋介石必须下台。随后,日本人又列出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谈判条件:

“满洲必须独立,内蒙古自治和华北特殊化”;清算和共产党的关系,加入日本制订的防共协定;中国必须向日本赔偿,等等。孔祥熙表示,现在让中国“写明承认满洲的独立”非常困难,可否先设置“领导”?承认内蒙古自治和划定华北特殊地带也很困难,是否中日共同经济开发?至于对日赔偿,“中国现在荒芜而贫穷”,根本没有“赔偿之能力”。但是,日方的态度极其强硬:“满洲国”是庄严的既成事实,防共是日本方面最重视的,中国再穷也有其他方式对日本作出赔偿。

即便仅从用政治手段结束战争的意愿出发,蒋介石许可的对日和谈中对中国主权的伤害也令人吃惊——特别是东北问题和内蒙古问题。但是,这样的和谈也没有继续下去的可能了,因为

蒋介石坚持起码的前提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他明确指示孔祥熙:“绝对拒绝之事,宁死勿允。”由此,日本内閣立即改口,声称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是日本帝国一贯不变的方针。

六月二十一日晚,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第二师团团长冈村宁次,接到了出任新组建的陆军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命令。他立即动身回国,由于天气原因,三十日才抵达东京。第二天,他向参谋总长报到,接受军装检查、派遣命令和作战序列后,被安排晋见天皇和皇后——“拜受皇后陛下亲手缝制的围巾,拜领侍从长送下的赐金,在吉本参谋长、铃木专署副官陪同下,参拜皇宫内殿,拜受御赐神酒。”七月十五日,冈村宁次抵达上海,十五日到达位于南京的第十一军司令部。十九日,冈村宁次向沿江进攻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第一师团推进到湖口附近;波田支队和第一六师团与海军协同向九江发动攻势;第六师团由潜江向太湖、宿松、黄梅攻击,策应溯江西进的作战。

马当要塞陷落后,中国统帅部的判断是:一、敌兵力大时(至少五个师团以上),主力在星子附近登陆,进攻南昌,长沙和趋岳阳、蒲圻、咸宁,截断粤汉铁路,包围武汉;并以一部于姑塘、九江登陆,牵制我军。

二、敌兵力少时(三个师团以下),以主力于姑塘登陆,一部于九江附近,企图包围九江,夺取瑞昌。为此,第九战区把第一兵团部署在鄱阳湖西岸,“以防敌方第一行动之实施”,同时策应九江方向的作战;“而以第二兵团部署于星子、九江互码头镇沿湖江之线,以备第二行动之实施”。由于阻击日军西进的主要方向在第二兵团的沿湖沿江防区内,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制订了具体作战部署:一、第二十五军王敬久部的两个师又一个旅加所属炮兵部队,位于九江南面,防守星子至姑塘之间的阵地;二、第二十九军李汉魂部下辖的七个师又两个兵团加所属炮兵部队,防守姑塘至九江及其以西地区;三、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的三个师,扼守九江至瑞昌的公路,阻止日军登陆;

九、江西和湖北的门户,长江上著名的要塞。一旦九江丢失,不但武汉岌岌可危,日军还可以从此迂回长沙和南昌。为了九江的防御,中国最高统帅部在这个方向上部署了十万大军,而攻击九江的仅仅是日军刚成立的一个师团加上一个旅团以及部分的海空军。可是,在日军发动攻击的第三天,当从姑塘登陆的日军与从九江码头登陆的日军会合后,防御九江的十万中国守军抵挡不住了。

二十五日晚十时十分,张发奎下达了放弃九江的命令。